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鄭良樹

〔內容提要〕：司馬相如《子虛》及《上林》二賦，無論從結構及內容上來說，都應該只是一賦而已；然而，蕭統在《文選》裏將《子虛》列在第七卷，《上林》編入第八卷，儼然如獨立的兩篇賦作了。自此以後，學者爭論不休，種種說法，皆因《文選》引起。

以蕭統之才學，斷不會不知二賦「首尾一貫」的道理；更不會不知《子虛賦》「無以應哉」突然中止，有「斷尾蜻蜓」的感覺；然則蕭統何以離析為二賦？且冠以不同之賦名呢？本文即探討此「首尾一貫」之賦作被分置二卷之原因，並解釋冠以不同賦名之緣由，從而為蕭統洗脫種種批評及非議，並解決此久懸之糾葛。

一

《子虛》及《上林》二賦，不但是司馬相如的傑作，也是兩漢辭賦的代表作；然而，它們的分合問題却成為議論的焦點，千餘年來衆說紛紜，難以解決。而「製造」這個問題的人，歷來學者們都認為是編纂《昭明文選》的蕭統。

司馬遷最早記載了司馬相如撰述此二賦的經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其辭曰……

「其辭曰」底下，即過錄二賦的全文。根據司馬遷行文來考察，底下長篇賦作應該就是《天子游獵賦》了。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班固在《漢書·司馬相如傳》裏有關此賦的記載，基本上都採錄了司馬遷的文字，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到了梁代的昭明太子蕭統，在他所編纂的《文選》裏，將司馬相如此賦析分為二，自首句至「何爲無以應哉」止爲一篇，題名爲《子虛賦》；自「亡是公听然而笑」至篇末爲另一篇，題名爲《上林賦》。自此以後，頗有成爲兩篇獨立的賦作的趨勢，甚至於單獨流傳。【註一】

二

這兩篇賦到底是一分爲二，或者原本就是一篇呢？若是一篇，其篇題又是甚麼呢？歷來學者，衆說紛紜，頗見爭論。王觀國《學林》卷七說：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

王氏認爲司馬相如根本就沒有《上林賦》之作，《文選》中的《上林賦》實際上就是《子虛賦》的一部分，「首尾貫通一意」；蕭統將它割裂爲二，完全是錯誤。王若虛《滹南集》卷三十四《文辨》說：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強合爲一耶？

王若虛的意見和王觀國不同，他認爲子虛使者至亡是公，首尾一貫，是司馬相如先賦《子虛》，再賦《上林》，後「復合爲一」的「一賦耳」。焦竑《筆乘》卷三說：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敍上林，故亦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敍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焦竑應該是第一位爲本賦「正名」的學者，他認爲《史記》及《漢書》所載的其實是《天子游獵賦》，賦中借前所塑造的人

物子虛等「以明天子之意」，所以也叫《子虛賦》；賦中也敍上林，故亦稱《上林賦》。很明顯的，焦竑認為本賦正式名稱是《天子游獵賦》，別名是《子虛賦》、《上林賦》，一賦有三名；所以，他批評蕭統將前半部題作《子虛賦》，後半部題作《上林賦》，「何其謬哉」！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七說：

《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修梁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顧炎武認為今題《子虛賦》的是不能獨立成文，「不成一篇結構」；下半部「為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却是後來追寫的；顧氏顯然只討論《子虛賦》，不願觸及問題的核心。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五說：

真《子虛賦》久不傳，《文選》所載，乃《天子游獵賦》，昭明誤分之而標名耳。

閻氏的立場非常鮮明；蕭統誤分《天子游獵賦》為二，游梁之作《子虛賦》久已失傳。孫志祖《讀書脞錄》卷七說：

此賦以子虛發端，實非《子虛賦》本文。《子虛賦》帝已讀之矣，何庸復奏乎？蓋此賦但當名《上林賦》，不當名《子虛賦》。昭明誤分，而以舊題加之爾。《學林》以為首尾貫通一意，是也。其云皆《子虛賦》，未嘗有《上林賦》，則誤。《文選·西都賦》注引張揖《上林賦》注……，皆《字虛賦》語，而總名《上林》，可證唐初別本標題猶不誤也。

孫志祖認為此賦正確的題名是《上林賦》，《文選》注載張揖《注》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子虛賦》武帝已讀過，司馬相如何必重奏呢？蕭統分為二，已是一誤；又加題《子虛》於前半部，尤誤。吳汝綸說：

《子虛》、《上林》，一篇耳。下言故空籍此三人為詞，則亦以為一篇矣。而前文《子虛賦》乃游梁時作，及見天子，乃為《天子游獵賦》。疑皆相如自為賦序，設此寓言，非實事也。楊得意為狗監，及天子讀賦，恨不同時，皆假設之詞也。

認為今傳《子虛》、《上林》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所謂「游梁時作」及「及見天子，乃為《天子游獵賦》」，都是相如自設的寓言。

綜合歷代學者的說法，可知有關二賦分合的問題，有下列各種不同的意見：司馬相如當年呈奏給武帝的，是《天子游獵賦》，焦竑及閻若璩即作此主張；這篇賦，假借了前已塑造的人物子虛爲起筆，全篇首尾一貫，所以，題名也叫《子虛賦》，王觀國持此看法，王若虛則認爲是先後作，再「復合爲一」；有的學者恰好相反，認爲全文應標題爲《上林賦》，沒有《天子游獵賦》這稱呼，《子虛賦》也已失傳，孫志祖就堅持這種意見了。有的學者比較開通，認爲全名叫《天子游獵賦》，別名是《子虛賦》，也可稱爲《上林賦》，一正名二副名，焦竑即有此主張。至於吳汝綸，則認爲「游梁時作」及「爲《天子游獵賦》」等語都是司馬相如自作的賦序，一片空語，原本就是一篇首尾一貫的賦作。

儘管各家對本賦的名稱、起訖及存佚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蕭統離析爲二，並安以不同標題，是完全錯誤的。

高步瀛在《文選李注義疏》裏，對上述諸家有個總結性的評隔【註二】；其言曰：

諸家謂兩篇爲一篇，是也。非獨《子虛》、《上林》，即《兩都》、《二京》、《三都》皆然。然王觀國、閻百詩疑別有《子虛賦》，則非是。《史記》、《漢書》所謂諸侯之事，指《子虛篇》爲《天子游獵賦》，指《上林篇》。又曰：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範圍，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則總括《子虛》、《上林》，其卒章正指上林之末節。若別有《子虛賦》賦諸侯游獵，而《上林賦》前半仍賦諸侯游戲，不嫌相複乎？知是王、閻之說非也。焦弱侯之說，與王、閻所見略同。謂《上林》即《子虛》，則武帝所善之《子虛》，非此《子虛》也。其失亦與王、閻同。孫氏據《西都賦》注引《子虛賦》注稱爲《上林》，疑唐初二賦猶作一篇，亦非是。《隋書·經籍志》謂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不單稱《上林》。考之記載，無一可證所引《上林賦》注實見《子虛賦》，或係誤記。……不得謂《子虛》、《上林》唐時猶爲一篇也。至王從之、顧亭林說較爲切實，然亦不免爲長卿所歎。

高氏的批評，大約可以概括爲下列數端：第一、兩賦原爲一篇，與《兩都》、《二京》的情況相同。第二、司馬相如早期寫的《子虛賦》並沒有亡佚，今題《子虛賦》者卽是其原文；史傳所稱《天子游獵賦》者，卽今題的《上林賦》。第三、唐時此賦已分爲二篇，注疏家引《子虛賦》文爲《上林賦》，不是誤記，就是稱引互通，情形與注疏家引《二都》及《二京》相

同，不可作為根據。高氏既然認為二賦為一篇，那麼，他自然認為蕭統離析為二也是不適當的了。

日人瀧川龜太郎也贊同此說，他在《史記會注考證》裏說：

愚按《子虛》、《上林》，原是一時作。合則一，分則二。而「楚使子虛使於齊」、「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賦名之所由設也。相如使鄉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見耳。

瀧川龜太郎認為二賦乃一時之作，分合自足；他更認為，司馬相如曾託請鄉人（即楊得意）奏《子虛賦》，以求召見。根據他的說法，司馬相如前此游梁所寫的《子虛賦》，似乎另有一篇，與此處的《子虛賦》無關。

三

關於二賦的分合問題，晚近學者也曾發表他們的高見，也曾掀起一番討論。田倩君在《司馬相如及其賦》裏【註三】，曾經說：

司馬相如在遊梁的時候，作了一篇《子虛賦》，決沒有想到後來再作《天子游獵賦》，自然裏面只說齊、楚兩國的事，不會有亡是公這個虛設，後來因為《子虛賦》被漢武帝賞識，要在舊作上重新翻新，故不能不刪削增補，所以在賦序上要加上一個亡是公，準備後說天子上林遊獵的盛況，同時為的使上林壓倒雲夢，便要把原來《子虛賦》中過份誇張的地方減少，所以才說：「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其實是使全篇勻稱，甚麼「非義理所向」等話，只是故弄狡獪罷了……

田氏認為《天子游獵賦》是不同時代完成的兩篇作品的「複合體」，《子虛賦》還經過「刪削」的手術；至於「非義理所向」云云，全是虛言。

到了八十年代，沈伯俊撰寫了《司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獵賦》【註四】；他說：

事情本來是一目了然的：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就是《天子游獵賦》。那麼，為甚麼長期以來却說成是《子虛賦》和《上林賦》呢？一般人都認為《子虛》《上林》的說法始於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其實，蕭統又是受了東晉葛洪的影響。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葛洪在託名西漢劉歆著的《西京雜記》裏寫道：「……而蕭統對此未加仔細分辨，便不顧《史記》、《漢書》的明確記載，在編《昭明文選》時把《天子游獵賦》分為兩半，分別名之《子虛賦》和《上林賦》。由於《文選》在過去是知識份子必讀之書，於是以訛傳訛，一直錯了一千多年。……由此看來，有兩篇《子虛賦》：一篇是司馬相如游梁時所寫，武帝在召見他以前讀到的《子虛賦》，這是真正的《子虛賦》，但其辭早已不傳。另一篇是蕭統命名的《子虛賦》，實即《天子游獵賦》的前半部分。這個《子虛賦》的篇名是冒用的，應該取消，以免與真正的《子虛賦》混淆。至於《上林賦》，在《史記》和《漢書》中都完全沒有提到；而《文選》所載的《上林賦》，就是《天子游獵賦》的後半部分，它根本不能獨立成篇。所以，《上林賦》這個篇名也應該取消。」

他認為，今傳的《子虛》及《上林》實際上是一篇，應當正名為《天子游獵賦》，而《子虛》及《上林》二名應當取消，以免混淆視聽；他又認為，將一分作二的始作俑者是葛洪，蕭統只不過是受其影響而已。至於原本的《子虛賦》，則「其辭既已不傳」了。

第二年，山東大學的龔克昌發表了《天子游獵賦辨》【註五】；他認為，《天子游獵賦》並非蕭統所說的《子虛賦》和《上林賦》，它是此二賦以外的另一篇，也就是目前載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而被蕭統誤分為二的那一篇；至於原本的《子虛賦》及《上林賦》，則早已失傳了。他的理由是：

第一、《史記》載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在游梁之時，作《天子游獵賦》在奏詔之後，「《子虛賦》和《天子游獵賦》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寫作的不可混淆的兩篇：一個是在梁孝王的門下寫的，一個是在漢武帝的朝廷上寫的」。

第二、今傳《子虛賦》作於公元前一四五年前後，《上林賦》作於公元前一三五年左右，「按寫作的一般規律，如果《子虛賦》和《上林賦》兩篇的原來面目真如《文選》所收的那樣，那麼它們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一篇完整的文章，它們的寫作構思當是一起進行，一次（大體上）完成……又有誰能相信，公元前一四五五年構思成熟的文章，拖到公元前一三五年才動手寫」？

第三、《天子游獵賦》結構完整，是一篇「經過作者苦心經營」的賦作。

第四、《子虛賦》寫於公元前一四五年前後，是景帝在位期間，景帝以儉約自持、清靜息民的政風聞名於世；如果《天子游獵賦》就是蕭統所稱的《子虛賦》、《上林賦》，那麼，與在位的天子相比較，「賦中的好色嗜游的天子是多麼地不相稱」【註六】。

兩年後，徐宗文撰有《也談天子游獵賦》【註七】，對龔氏的看法表示不同的異議；他說：

其實相如這一句話說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有意歪曲，我們應該作這樣的理解，即是說：《子虛賦》寫的是諸侯游獵之事，未足觀也，請求再寫一篇天子游獵之賦。倘若將相如在這時奉詔而作的賦直接稱之為《天子游獵賦》的話，那麼按相如的意思，《子虛賦》似也可以相對地稱之為《諸侯游獵賦》。……所謂《天子游獵賦》，原來就是後來衆多文學家，文學批評家所共稱的《上林賦》，也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在《史記》相如本傳中見到的那篇賦的後半部……而不包括《子虛賦》……。

徐宗文不但有力地反駁了龔克昌的論點，而且還堅持維持傳說的說法：司馬相如游梁時寫的《子虛賦》依然存在，就是《史記》所載的那一篇；所謂《天子游獵賦》，就是《史記》所載的《上林賦》。

其後，討論此問題者亦頗有人在。高光復在《賦史述略》【註八】裏說：

事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而又互相聯繫的兩篇。……《子虛賦》原來可能是作於梁園，寫的是「諸侯之事」，乃獨立的一篇。……所謂「天子游獵」，很可能是他所要寫的題材，未必是甚麼題目，更很難說是統攝兩篇的題目。……以《子虛賦》為基礎，沿着武帝喜好的路數，進一步作統一的構思，並加以發揮，從而寫成了第二篇，即《上林賦》。很顯然的，高光復維持着舊有的說法。萬光治撰有《漢賦通論》【註九】，他說：

有論者認為現存《子虛》、《上林》本為一賦，即所謂《天子游獵賦》，而別有一篇作於梁孝王時的《子虛賦》在。這樣的推測，並無確證。……筆者又頗疑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時，只極言諸侯之事，並未虛擬无是公這樣一個人物。到了他作《上林賦》，才補入无是公，令他作為天子的代言人，兩賦才因此相合無隙，唯《子虛賦》有所增改。蕭統《文選》把它還原為兩篇，應該說是有根據的。

萬光治認為△天子游獵賦▽實際上就是△子虛▽及△上林▽二賦的合篇；蕭統分爲二，是還原，是有根據的。姜書閣說「註一〇」：「相如又爲帝賦『天子游獵』之事，上之，即今所傳△子虛▽下半篇，△文選▽卷八析之而題爲△上林賦▽者是也。……加上續作的後半篇△上林▽，仍應稱爲△子虛▽。」不但認爲二賦原爲一篇，更認爲二賦可統稱爲△子虛賦▽。

至友何沛雄博士在所著△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中，對此問題亦有所論述，云：

現讀△子虛▽△上林賦▽，首尾貫通一意，合爲一篇，確有道理。不過，分爲兩篇，亦無錯誤。……從賦文觀之，△子虛▽言諸侯事，△上林▽述天子事，各有重點，猶如班固△兩都賦▽，可分爲兩篇……何嘗不是文意一貫？至於張衡的△二京▽，左思的△三都▽，亦是如此。……我以為不妨以它爲△子虛▽、△上林▽的總名，稱爲△天子游獵賦▽，合則爲一，分則爲二，如此，可折衷各家的爭辯。

認爲合則總名爲△天子游獵賦▽，分則稱作△子虛▽、△上林▽，情形與△兩都▽、△二京▽及△三都▽相同；可謂善於折衷了。

四

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蕭統爲甚麼要將所謂△天子游獵賦▽離析爲二？以致招來諸多學者的評議。蕭統難道不知道二篇是「首尾貫通一意」（王觀國語）嗎？難道不知道篇中「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內容「其實一也」（焦竑語）嗎？將它離析爲二，蕭統難道不知道「△子虛賦▽到了『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便突然中止，成了『斷尾巴蜻蜓』。而△上林賦▽一開頭就是『无是公听然而笑』，顯得突頭突腦，莫名其妙」（沈伯俊語）嗎？以蕭統的才學，恐當不致於如此的。然則，蕭統爲甚麼竟然這樣做呢？

在討論問題之前，請先讀下列△文選前十九卷各篇卷字數統計表▽：

《文選前十九卷各篇卷字數統計表》

卷數	類別	作者及篇名	字數	總字數
一	京都上	班固西都賦(序)	二、六九八	四、六八六
		東都賦	一、九八八	
二	京都上	張衡西京賦	三、九〇七	三、九〇七
三	京都中	東京賦	三、七九九	三、七九九
		南都賦	一、五八九	三、九一六
		左思三都賦序	三一	
		蜀都賦	一、九九六	
四	京都中			
五	京都下	吳都賦	三、七九二	三、七九二
		魏都賦	三、九五九	三、九五九
六	京都下	楊雄甘泉賦	一、三七二	三、五八五
		潘岳藉田賦	九二二	
七	耕籍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殿	宮	遊覽			下行紀	上行紀		下獵畋	中獵畋		畋獵上
何晏景福殿賦	王逸魯靈光殿賦	鮑昭蕪城賦	孫綽遊天臺山賦	王粲登樓賦	潘岳西征賦	曹大家東征賦	班彪北征賦	潘岳射雉賦	——長楊賦	楊雄羽獵賦	——上林賦
一、九九四	一、三四六	四〇五	八五〇	三二九	四、三六六	五一一	五七三	七七二	一、二六七	一、七二九	二、二八〇
		四、九二四			四、三六六	三、一二三			四、〇〇九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志中		志上	鳥獸下		鳥獸上			物色			江海		
張衡思玄賦		班固幽通賦	鮑昭舞鶴賦	顏延之赭白馬賦	張華鷁鷁賦	禰衡鸛鵒賦	賈誼鵬鳥賦	謝莊月賦	謝惠連雪賦	潘岳秋興賦	宋玉風賦	郭璞江賦	木華海賦
二、八〇〇		一、〇七一	四四六	八八二	五二三	六三八	四五二	九三五	七三〇	六一五	四五四	一、六七八	一、〇七六
三、〇一一		二、三九九		四、三四七						二、七五四			

音	十七			十六								
	上 樂 音		論文	傷				哀			志下	
馬融長笛賦	傅毅舞賦	王褒洞簫賦	陸機文賦	別賦	江淹恨賦	寡婦賦	潘岳懷舊賦	陸機歎逝賦	向秀思舊賦	司馬相如長門賦	潘岳閑居賦	歸田賦
一、五一三	九三一	九八八	一、六七〇	七二六	四一六	八四一	三〇八	六二五	二六〇	七〇六	九一五	二二一
	三、五八九			四、七八七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十九				十八		
情				樂		
曹植洛神賦	——登徒子好色賦	——神女賦	宋玉高唐賦	成立綏嘯賦	潘岳笙賦	稽康琴賦
九一〇	五一三	七六七	九五〇	七八五	七七一	一、九一七
三、一四〇				四、九八六		

根據這個統計表，有幾點值得討論：

第一、《文選》賦作部分的編排是非常有次序的：從寫作內容來說，可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畋獵、紀行、遊覽、宮殿、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及情十五類，先國家京城重典，然後是一般的行覽物獸，最後是個人的情志藝文，條理非常清楚。從撰著作者來說，每類都按作者時代的先後為序，例如作者最多的《哀傷》類，司馬相如是西漢人，故排第一；向秀、陸機、潘岳是晉代人，故排第二；江淹是梁朝人，故排最後。在向秀、陸機及潘岳三人之中，向秀時代最早（227—280），故排第一；陸機（261—303）及潘岳（247—300）時代略晚，故次之【註117】；次序非常有條理。據此，可知賦作方面的編排，蕭統是有相當嚴格的規定的。

第二、在此十九卷賦作當中，字數最少的是二、三九九字的十四卷，字數最多的是四、九八六字的十八卷。此外，卷十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字數上下限	三〇〇〇以下	三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
卷數(卷次)	二(一二·一四)	一(一五)	二(九·一九)				二(七·一七)		二(三·五)
三八〇〇— 三九〇〇—	三九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一〇〇—	四二〇〇— 四三〇〇—	四四〇〇— 四五〇〇—	四六〇〇— 四七〇〇—	四八〇〇— 四九〇〇—	五〇〇〇— 五一〇〇—	五二〇〇— 五三〇〇—	五四〇〇— 五五〇〇—
三(一·四·六)	一(八)	二(一〇·一二)		一(一)	一(一六)				

二也只有二七五四字，是繼卷十四後文字比較少的另一卷；卷十一也有四九二四字，是文字較多的另一卷。至於其他十五卷，文字都在三一〇〇字至四八〇〇字之間，其中尤以三七〇〇字至四一〇〇字之間的卷數為最多，共計六卷，佔三分之一強。因此，我們可以如此論斷：《文選》賦作每卷的字數以三七〇〇字至四一〇〇字為標準份量，份量大的絕不超過五千字，份量小的也很少在三千字以下。

第三、當蕭統編至司馬相如的賦作時，他應該怎麼處理呢？《天子游獵賦》很明顯的應該跟在《耕籍》類潘岳《籍田賦》之後的；然而，《天子游獵賦》全篇有三、五七三字，如果全篇排在卷七之內，與揚雄《甘泉賦》及潘岳《籍田賦》合加起來的話，全卷就有五八六五字；不但打破五千字的最高字數限量，而且進逼六千字的大關。對於在編輯上具有嚴格規定和安排的《文選》來說，這是很不平衡的。因此，他將上半部的《子虛》擺入卷七，將下半部《上林》編入卷八；使前者三五八五字，後者四〇〇九字，前後份量相當適中，是最適當的處理方式了。

第四、如果將《天子游獵賦》一併歸入卷八呢？那麼，卷七只存《甘泉賦》及《籍田賦》兩賦，合計只得二二九二字，是字數最少的一卷；而卷八將達五三〇二字，打破五千字的最高數字了。當然，蕭統可以將揚雄《羽獵賦》移往第九卷，再把第九卷班彪《北征賦》及班昭《東征賦》移往第十卷；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文選》賦作每卷字數的標準數量是三一〇字至四八〇字，若是如此「大搬家」的話，卷八將只有二二八〇字，卷九也可能會降低，再加上卷七二二九二字，那麼，和前面幾卷相較，各卷的字數豈不是相差太遠了嗎？前後不是太不平衡了嗎？

如果上述的論證可以成立的話，根據筆者個人的淺見，司馬相如這篇三千五百餘言的賦作被離析為兩篇，一篇置於卷七，一篇列入卷八，只是編輯上的處理方式而已，並非蕭統「有意」割裂，分離上下文氣。後人對蕭統種種批評和非議，恐怕皆因不明瞭問題關鍵所在，而有「厚誣」前賢之嫌。

五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是不是蕭統才「離析」為二呢？蕭統以前的學者，都將它當作一賦來看待嗎？答案恐怕都是反面的。吾友何沛雄博士說：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隋書·經籍志》載：「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西京雜記》或不足為據，但依《隋書》所載，則晉代（郭璞生於晉武帝咸寧二年，卒於明帝太寧二年）已有《子虛》、《上林》賦的名稱，然則蕭統之取名，其來有自。【註一三】

周勳初在《司馬相如賦論質疑》裏【註一四】說：

《隋志》卷四總集類中錄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可見《子虛》、《上林》分列，並不是蕭統的首創或誤分。

何、周所言極是，可見將此賦視為二篇，其來有自；蕭統不過因為編輯上的方便，沿用「傳統」的做法分置上下卷而已。實際上，在蕭統之前，許多學者對司馬相如此賦已有一賦是二賦之合體的共識，所以，當他們在提及此賦時，不是稱其

前半部爲《子虛賦》，就是稱其後半截爲《上林賦》，從不稱全篇爲《天子游獵賦》。《西京雜記》說：「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這條材料恐怕不可盡信，友人何沛雄兄已言之矣。除此之外，時代比較早而可考見者，據個人所知，尚有下列數家：

(一) 薛綜（？——二三七）

薛綜乃三國時吳人，與孫權同時，史稱「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皆傳於世」。此外，他還注過一些賦，包括張衡的《兩京賦》。《文選》張衡《東京賦》「祇以昭其愆尤」下，六臣《注》本出「（薛）綜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其卒曰：乃命有司隕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二十餘字。考「乃命有司」底下兩句十六字，即在所謂蕭統離析爲二的《上林賦》之中；據此，可知薛綜在注《東京賦》時，已稱它爲《上林賦》，比蕭統（五〇一——五〇三）早二百餘年了。

(二) 司馬彪（二四二？——三〇四？）

司馬彪，晉武帝時代人，《晉書》本傳說他卒於惠帝末年，時年六十餘；著有《續漢書》、《九州春秋》等書，又注《莊子》，甚名於世。

實際上，司馬彪也注解過司馬相如的作品；《文選》班固《兩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句下，李善《注》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可見司馬彪不但注解過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而且也稱司馬相如的作品爲《上林賦》。試再讀下列三條資料：

1. 《文選》揚雄《甘泉賦》「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下，李善《注》曰：「《上林賦》曰：『刻削崢嶸。』司馬彪曰：『崢嶸，深貌也。』」

2. 《文選》傅毅《舞賦》「飛髻而雜纖羅」句下，李善《注》曰：「《上林賦》曰：『飛纖垂髻。』司馬彪曰：『髻，燕尾也。』」

3. 同上條，李善《注》曰：「《子虛賦》曰：『雜纖羅。』司馬彪曰：『纖，細也。』」

根據這三條資料來觀察，司馬彪不但注解了《子虛賦》及《上林賦》，同時，也極可能就將司馬相如的作品分別稱爲《子虛

賦及上林賦，李善採錄時，只不過維持注者的標題而已。

(三)左思(二五〇?——三〇五?)

左思，齊國臨淄人，時代與晉武帝、惠帝相同，著有《齊都賦》及《三都賦》(蜀都、吳都、魏都)等。

《文選》卷四載有他的《三都賦序》一則，云：「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桔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左思稱司馬相如有《上林賦》，「盧桔夏熟」卽在此賦之中，然則，《上林賦》之名在左思的時代已經有了。

(四)皇甫謐(二一五——二八二)

皇甫謐是三國末年、西晉前半期人，壯年以後與晉武帝同時，著作甚豐，「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註二五】，有些作品今日尙頗爲流行。

《文選》卷四十五載有他的一篇《三都賦序》【註二六】，云：「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皇甫謐稱司馬相如作品爲《上林賦》，可知其時已有此篇名了。

(五)郭璞(二七六——三二四)

郭璞，生於西晉武帝年間，卒於東晉明帝的時代，著作甚多。此外，他也注解了不少古籍。《晉書》本傳說：「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根據這段話，可知他是將《子虛》、《上林》分開來注解的；《隋志》說：「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不說《天子游獵賦》，而說《子虛賦》、《上林賦》，正好證成了《晉書》的說法。再讀下列三條資料：

1. 《文選》班固《兩都賦》「雲集霧散」下，李善《注》曰：「郭璞《上林賦》注：『鴝，似雁，無後指。』」
2. 《文選》班固《西都賦》「琳珉青瑩」下，李善《注》曰：「郭璞《上林賦》注：『珉，玉石也。』」
3. 《文選》張衡《西京賦》「侈靡踰乎至尊」下，李善《注》曰：「郭璞《上林賦》注：『珉，玉石也。』」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也。』」

李善看到郭璞的原著是《上林賦·注》，所以，在轉錄的時候，維持了原來的題名；這些，都無不與《晉書》及《隋志》的記載相吻合【註一七】。

（六）張揖

張揖，後魏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著有《埤蒼》、《古今字詁》等書，今存者只有《廣雅》一種。張揖也注解司馬相如的賦作；試讀下列兩條資料：

1. 《文選》班固《西都賦》「據龍首」下，李善《注》曰：「張揖《上林賦·注》：『豐氏出鄂南山豐谷。』」

2. 同上「琳珉青瑩」下，李善《注》曰：「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

根據這兩條資料，可知張揖也將司馬相如的作品標題為《上林賦》。

薛綜等人都在蕭統之前，他們或者提及《子虛賦》，或者提及《上林賦》，或者兩賦同時提及，可知司馬相如此賦之被「離析」為二，早在三國時代經已如此了。蕭統將它們分置於不同篇卷裏，只不過是沿襲前人的「習慣」而已；對當時的人來說，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薛綜等人會不會以《子虛》之名概括全賦？或者以《上林》之名概括全賦？《隋志》著錄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根據此條資料來考察，這種「概括」的情形似乎不曾出現。《文選》傳毅《舞賦》李《注》說：「《上林賦》曰：『飛織垂髻。』司馬彪曰：『髻，燕尾。』」這裏的「飛織垂髻」，實際上見於《子虛賦》內，李善不應該不知道，然而，李善引作「《上林賦》」，極可能即根據司馬彪原來的標題法了；所以，以《上林》之名來「概括」全賦，有時似乎也出現過。

《文選》班固《西都賦·注》載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考張揖此注，當在《子虛賦》「琳珉」之下【註一八】，然而，張揖題作《上林賦》。以《上林》統領《子虛》，情形亦與司馬彪相同。

無論那一種情形，都影響不了司馬相如此賦前半部叫《子虛》、後半部叫《上林》的「傳統習慣」，而蕭統不過沿襲

此「習慣」而已。

六

現存《子虛》及《上林》表面上是兩篇賦作，實際上它們存在着堅強的內證，足以肯定是一篇不可分割的作品。正如許多學者經已指出的，如果它們是獨立分開的兩篇賦作，那麼，《子虛》內的亡是公便成爲一位「虛設」的人物，完全多餘無

《子虛賦》重要情節提要

楚使子虛使於齊。……子虛過杞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

坐定，烏有先生問……。

子虛曰……。

烏有先生曰……。

《上林賦》重要情節提要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用了；而《上林賦》結尾的「二子」，也成爲兩位沒有「源頭」的人物，平地冒出，不知來處。此外，《上林賦》爲甚麼一開始就「亡是公听然而笑」呢？他笑甚麼呢？顯然的，前文必定要有所交代，否則就不知所云了。據此，可知二賦內在連繫的緊密，是不容分割的。

時代比較晚的《兩都賦》、《二京賦》及《三都賦》，雖然許多學者都認爲個別賦作皆可獨立成篇，《文選》甚至於將《二京賦》「割裂」於二卷，將《三都賦》「割裂」於三卷而歷代學者率無異議，但是，它們也都存在着堅強的內證，足以確定個別是不容分割的文學作品。

茲分別說明如下：

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的分合問題

△西都賦▽重要情節提要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

主人曰：未也。……弘我以漢京。

賓曰：唯唯。漢之西都……

△東都賦▽重要情節提要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矍然失容，逡巡降階……

如果說△西都▽、△東都▽是兩篇獨立的文學作品，那麼，就△西都▽而言，整篇文章怎麼只有西都賓在說話而已呢？東都主人聽完西都賓的話語後，為甚麼「毫無反應」呢？就△東都▽而言，文章一開始，東都主人怎麼就「喟然而嘆」呢？到了結尾，怎麼又突然冒出一位「矍然失容，逡巡降階」的西都呢？顯然的，這些內在的線索都無不在說明一件不容否認的事實：它們是一篇完整的文學作品，無法以前半部或後半部獨立存在的。

現在，試分析△二京賦▽。

△西京賦▽重要情節提要

有憑虛公子者……言於安處先生曰……

△東京賦▽重要情節提要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然有閒，乃竟爾而笑曰……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張衡的△二京賦▽裏；如果它們分別是獨立的兩篇賦作的話，從△西京▽的角度來說，為甚麼只讓憑虛公子一個人在那兒「自言自語」呢？安處先生這個角色有何積極的意義？從△東京▽的角度來看，為甚麼安處先生突然就「似不能言，憮然有閒，乃竟爾而笑」呢？如果△東京▽之前沒有△西京▽的話，讀者恐怕永遠無法明白了。此外，「客」指

的又是誰呢？如果沒有《西京》，顯然很難獲得解答了。兩賦之不可分割，於此可見了。最後，再論《三都賦》。

《蜀都賦》重要情節提要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

《吳都賦》重要情節提要

東吳王孫驪然而哈曰……。

《魏都賦》重要情節提要

魏國先生，有睥其容，乃盱衡而誥曰……。

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焉相顧，矐焉失所，……曰……。

亮曰……。

左思在《西都賦》裏，雖然只安排了西蜀公子「獨唱獨演」，但是，「東吳王孫」四個字却是下篇賦作連繫的內線；如果說《蜀都賦》可以完全獨立成篇，那麼，顯然的「東吳王孫」這個人物就沒甚麼意義了。在《吳都賦》裏，文章一開始東吳王孫就「驪然而哈」，如果沒有《蜀都賦》的話，恐怕無法知道此中原委了。

到了《魏都賦》，左思筆鋒一轉，以魏國先生為主角，矐抑西蜀公子及東吳王孫對蜀都、吳都的誇讚，批評他們兩人的辯論，並且讚頌了魏都的宏偉壯麗及魏國的地大物博，肯定了魏國的統治地位和法定權益；似此寫作方式，很顯然的，是受了司馬相如《上林賦》亡是公反駁子虛、烏有的影響。在《魏都》裏，如果沒有蜀都、吳都的話，我們實在無法知道魏國先生為甚麼會「有睥其容」？為甚麼要「盱衡而誥」？在文章結束時，為甚麼突然冒出「吳、蜀二客」？他們為甚麼又會「矐焉相顧，矐焉失所」？吳、蜀二客為甚麼又要「亮曰」？情形就如同司馬相如的作品一樣，如果沒有子虛、烏有的話，亡是公為甚麼突然「聽然而笑」呢？對他們二人的議論大加矐抑呢？到結尾時，為甚麼突然出現「二子」呢？他們是誰？為甚麼要「愀然改容」？

雖然一些學者認為△兩都▽、△二京▽及△三都▽這幾篇「大型」賦作，個別的篇章都可以獨立成篇，甚至於一些選文也都抽選個別的賦作編輯成書，但是，它們分別存在着更多連繫性的內在線索，使我們確認它們是很難儼然加以分割的。班固、張衡及左思他們之所以將自己的作品分為二篇或三篇，並不是在告訴我們這二篇、三篇作品可以分別獨立；顯然的，只是因為文章過份繁長，讀起來非常瑣累，所以，才將它們「分割」為二篇、三篇。蕭統的情形也如此，△二京賦▽分置於卷二及卷三，△三都賦▽分置於卷四、五及六，並不是在告訴我們它們可以獨立成篇，而是因為卷冊的長度有限，在編輯上不得不如此安排而已。

那麼，司馬相如△子虛▽及△上林▽的情形，不正是如此嗎？它們存在着許多不可分割的內在線索，它們篇幅過份繁長而不得不分開寫作及分置兩卷，但是，我們却不可就此而論定它們分別可以獨立成篇。模擬它的情節的△三都賦▽既然以不可獨立的姿態分置於三卷，並沒有受到後來學者的非議批評，那麼，司馬相如的作品以同樣的情形出現，為甚麼千餘年來聚訟紛紜呢？並且「歸咎」於蕭統呢？

瞭解了各賦「不可分割」的情形之後，我們就可以搞通一些問題了。△晉書·文苑傳▽引劉逵注（左思）吳、蜀（都賦）序曰：「觀中古以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劉逵以△子虛▽和△兩都▽、△二京▽並舉，顯然的，△子虛▽指的是△子虛·上林▽的整體文字，並不是前半部的△子虛賦▽而已。皇甫謐△三都賦·序▽說：「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皆近代辭賦之偉也。」皇甫謐將△上林▽和△兩都▽、△二京▽並舉，顯然的，△上林▽指的是△子虛·上林▽的整篇賦作，而不是後半部的△上林賦▽而已。此外，葛洪在△抱朴子·鈞世▽內說：「△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孟堅△兩都▽，明綯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恐怕也都應該作如是觀。

根據史傳的記載，〈子虛賦〉的寫作地點是在梁，「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史記》本傳）。〈上林賦〉的寫比較遲，《史記》說：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今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

根據這段文字，有幾點可討論如次：

第一、武帝前所喜愛的，是〈子虛賦〉，是那篇推諸侯之苑的〈子虛賦〉；後來，司馬相如奉詔續寫的，是從〈子虛賦〉再延伸出去的後半部，也就是今日所讀到的〈上林賦〉。《史記》說：「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三人是指子虛、烏有及亡是公，這是可以肯定的；三人之中，子虛及烏有「推」的是「諸侯之苑囿」，是「所有甚衆」的「雲夢」等等；亡是公「推」的是「天子之苑囿」，是「上林」的「廣大」。合此二賦，即是當年漢武帝所讀的〈天子游獵賦〉了。

第二、如果將〈子虛賦〉獨立開來，並且將賦首「亡是公存焉」抽出，那麼，〈子虛賦〉保存了子虛及烏有先生兩人的「問一答，前者「推」雲夢之「所有甚衆」，後者「推」齊國「苑囿之大」，是一篇「獨立自足」的賦作。情形就如〈三都賦〉的前兩篇一樣，西蜀公子及東吳王孫一問一答，而可以自成一單元作品。

第三、武帝雖然前此已讀過〈子虛賦〉，司馬相如似乎不應該從〈子虛賦〉的基礎上再延伸爲〈天子游獵賦〉，使武帝「重讀」〈子虛賦〉，但是，司馬相如如此的重點是在〈上林賦〉，只有〈上林賦〉才是「推」「天子之苑囿」，才是武帝所要讀的。

第四、實際上，「推」「天子之苑囿」的〈上林賦〉如果沒有「推」「諸侯之苑囿」的〈子虛賦〉來反襯的話，我們是

很難瞭解「天子之苑囿」是如何「廣大」的。何況《史記》明明說「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如果《天子游獵賦》沒有前半部的《子虛賦》的話，子虛及烏有如何「推」「諸侯之苑囿」呢？據此，可知武帝雖然「重讀」了《子虛賦》，不過，武帝此時閱讀重點是在《上林賦》，而不是在《子虛賦》了。

第五、《史記》載司馬相如說：「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今傳《子虛賦》正是「諸侯之事」；司馬相如所要續寫的，乃是「推」「天子之苑囿」的《天子游獵賦》，而《上林賦》正是「推」「天子游獵」的。所以，所謂《天子游獵賦》，若從嚴來看，則應該專指後來續寫的《上林賦》；若從寬而言，則應當包含《子虛》及《上林》二賦了。

註 釋

- 【註一】：例如裴晉南等選註的《漢魏六朝賦選》，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單獨選註《子虛賦》。又例如劉禎祥等選註的《歷代辭賦選》，一九八四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只單獨選註《子虛賦》。
- 【註二】：見高著《文選李注義疏》，頁一六二三——四；曹道衡、沈玉成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註三】：田文原發表於台北《大陸雜誌》第十五卷第二、三及四期內，後被編入《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一輯第五冊內。
- 【註四】：沈文發表於《四川師院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內。
- 【註五】：龔文見《文學遺產》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 【註六】：龔又著有《漢賦研究》，一九八四年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第四章《漢賦奠基者司馬相如》，所論者亦與此文詳略大致相同。
- 【註七】：徐文發表於《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內。
- 【註八】：《賦史述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引文見頁四七——四八。
- 【註九】：《漢賦通論》，一九八九年四川巴蜀書社出版，引文見頁二三——四。
- 【註一〇】：見姜著《漢賦通義》，頁一〇二——三；一九八九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
- 【註一一】：見何著《漢魏六朝賦論集》內，一九九〇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引文見頁一七——一八。
- 【註一二】：嚴格來說，潘岳時代比陸機早，應排在陸機之前。卷二十四《贈答二》類，蕭統將陸機的十首詩列在潘岳之前，情形與此相同。卷二十六《贈答四》類

，他却將潘岳的兩首詩排在陸機的前面，符合了時代先後的次序。可知時代相差不遠的人物，其排列的先後，蕭統可能沒有太嚴格的規定。

【註一三】：同註一一，頁一七——一八。

【註一四】：周文發表於《文史哲》雙月刊一九九〇年第五期內，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

【註一五】：見《晉書》本傳。

【註一六】：《三都賦》乃左思的作品，《文選》李《註》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可知《三都賦·序》是爲推重左思作品而寫的。皇甫謐時代雖早於左思，不過，其《序》作成於《三都賦》之後，所以，次序排在左思之後。

【註一七】：今《文選》李《註》，於《子虛》及《上林》下，即標「郭璞注」。

【註一八】：今本作「琳瑯」。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卷 第二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